

原配们为何老来闹分手?

记者调查发现:少年夫妻老来散 竟为清算感情账

暴雨之夜,丈夫接女儿回家,在外应酬的妻子却没打过一个关心的电话;结婚58年,经常生活在骂声中,感受不到来自妻子的体贴温存……离婚,对那些共同生活了一辈子,磕磕绊绊走过几十年的原配“同林鸟”,本不是容易做出的决定。北京市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李军律师说,人到老年,婚姻中强势一方常会产生一个错觉:一辈子你都跟我这么过来了,现在这么大岁数,你也飞不了了,于是在生活中继续强势。然而人到老年,忍了一辈子的人,也会突然开始任性。加上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年过花甲甚至年逾古稀之后,上演一出“少年夫妻老来散”的越来越多。

故事 1

几十年的感情账 一朝上法庭清算

结婚58年,临近常人憧憬期待难以追求的“钻石婚”,年近八旬的张大爷却再次将原配妻子王老太告上了顺义法院,和4年前一样,要求离婚。2011年,他为了“解除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曾经走进过法院,但被驳回。如今,他决绝地第二次起诉,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了结这段婚姻。

按照张大爷的说法,58年了,夫妻之间却从来没建立起感情。1957年,他和王老太结婚,婚后生下了四个子女,可是一辈子却生活在妻子的骂声当中,始终感受不到来自家庭的温暖,来自妻子的体贴和关心。

2011年的起诉被驳回后,老伴依然毫无改正之意。无奈之下,他只好到大女儿家居住。张大爷认为,他们的夫妻感情已经完全破裂,为了解除精神痛苦,只能离婚。

王老太坚决不同意离婚。“要是判离,街坊们的议论我就受不了。”她说,这么多年了,她一直不离不弃,陪伴着丈夫走了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她搞不懂,为何年逾古稀了,竟然还要为这种事上法庭?

记者采访部分基层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法官,浏览了多份一年多以来老年人离婚的案例后发现,老年人离婚,特别是原来一直生活在一起的原配夫妻离异,首先要算的就是感情账。这与同样年龄阶段,但属于“半路夫妻”的,上来就分财产有着巨大的差异。



故事 2

暴雨夜一个未打来的电话 压倒几十年的婚姻

一、二审的官司打下来,几十年的婚姻还是散了,但韩女士到最后也没太理解,只是一个电话没打,至于让丈夫如此耿耿于怀?

韩女士和吕先生结婚多年,夫妻已年过六十,他们老来得女,四十岁之后才生下独生女。孩子明年高考,可就在这个时候,韩女士竟然接到丈夫起诉离婚的通知。和内向的丈夫不同,韩女士是个爱热闹的人,平时同学、同事聚会次次不落,家庭中的事情反倒关心得比较少。

当一审法院判定双方离婚之后,韩女士不服,上诉到二审法院。法官进行例行调解时,吕先生情绪消沉,他讲了一个生活中的细节:女儿临近高考,报了补习班。今年夏天暴雨夜,他骑着自行车去学校接女儿,一路上,雨淋在身上,心里“冰凉冰凉”

的。“当时是晚上快9点,她那天又和同学聚会去了,整整一晚上没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就算不关心我,是不是也应该关心一下孩子?是不是该问一下我是不是接到了女儿?”

韩女士对此并不否认,只是她觉得,无非是一个电话而已。“我想的是,如果他不来电话,那就是一切正常。”吕先生说,他一刻刻地没有给妻子打电话,就是想看看,这个家,丈夫和女儿,在她的心里,到底是不是足够重要。结局是,先失望,再绝望。

一段几十年的婚姻,没有家暴,没有小三,没有其他的鸡飞狗跳,夫妻之间难以挽回的冷漠,已经足以让他们分手,即使这是老来得女的女儿即将高考的前夕。

专家支招

强势一方退一步 就可能保住一个家

原配老年夫妻离婚,常常被迫出现“离婚不离家”的现象。老人一辈子只攒下一套房子,没有别的住处,而且财产分配时获得房产的一方又往往拿不出补偿款。因此双方离婚了,还是得住在一起。

即使如此,离婚意志坚决的人也认为这样就算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一线法官介绍说,从很多起老人离婚案中可以看出,不少人实际上也是受到了这个日新月异时代的影响,新观念、周围人的新做法,使得原来不能理解、不敢做的事情都变得越来越能接受。

北京市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李军律师从事婚姻家庭方面法律工作多年,她认为,高龄老人离婚,如果是常年积怨,一方认为另一方“不尊重、不照顾、太强势”,这些事实很可能是存在的。“强势一方总有个错觉,觉得‘反正也都过了几十年了,一辈子就快过去了,你还能怎么样?’”她说,恰恰是这种思想,让强势一方的老人不愿调整自己对待老伴的态度。可老人一旦进入了“老小孩”的阶段,真的会向小孩子一样任性,不管不顾,这时候,如果以前的强势一方能够稍微退让,以较为温和、温柔的方式处理夫妻关系,这段几十年的婚姻未必就不能挽救。“怕就怕一直我行我素,毫不退让,那这个家可就真散了。”

(北晚)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小说连载

中原大战

(3)

■文/关河五十州

信任已成力量之人

受蒋介石之命,黄郛两次与日本领事矢田七太郎进行秘密谈判。矢田得到了蒋介石准备发动政变的机密情报,而黄郛则希望日本能出面调停蒋介石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并让英美与日本保持一致,将矛头指向武汉方面。

而原外相在听取矢田的汇报后,即与英美使节进行会晤。不久,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达成协议:对“宁案”的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提制裁,所有锋芒全部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所谓“中外势力”,指的当然不是蒋介石和它们这五国,而是中共和苏联。

与列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消除后,蒋介石马上开始了蓄谋已久的行动。4月11日,他密令被北伐军控制的南方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第二天凌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周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另立政府。主持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闻之十分震怒,宣布对蒋中正“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至此,宁汉双方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并均称自己为代表国民党的唯一合法政权。

一开始,北伐还能继续,尽管是各干各的。5月31日,唐生智率武汉北伐军占领了河南重镇郑州,同一天,蒋介石的南京北伐军则攻占了山东的南面门户徐州。

不过很快,武汉政府就因财政恐慌和政局不稳而被迫停止北伐。南京政府也觉得先搞垮武汉才是正事,于是同样暂停北进。

6月10日,汪精卫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这时的冯玉祥坐拥陕甘宁三省份及十几万军队,其兵力分布于陇海线上,从郑州可以直下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下,其地位显得举足轻重。

为笼络冯玉祥,汪精卫不仅将唐生智辛苦打下的河南全部让给了冯玉祥,同时还按照北伐军的编制,将冯玉祥的部队扩编为七个方面

军。联络冯玉祥,本是黄郛“共底于成”策略的一部分,当时黄郛就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引“阎、冯为同调”,北伐便可事半功倍。不过这主要还是就北伐而言,未料汪精卫会抢先出手,通过“以豫交冯”,将冯玉祥也放入宁汉相争的筹码盘中。

在宁汉对峙中,蒋介石并不占据有利地位。如果汪精卫再得到冯玉祥的全力支持,“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而蒋介石很可能在武汉发起的第一轮攻击波中就颓然倒地。

关键时刻,黄郛再次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拥有武汉政府根本不可能掌握的资源,即与冯玉祥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

对蒋介石、李宗仁、唐生智这帮新生代军人来说,冯玉祥称得上是军界前辈,清末时就担任混成旅旅长,但在北方军政界的名声一直以来都不太好,时人称之为“倒戈将军”,连李宗仁都知道,“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

黄郛自然不会不清楚这一点,而且他和冯玉祥在个人性格、气质乃至学识上的差距也很大——许多人视冯玉祥为“土包子”,黄郛本人却学识渊博,不仅在政府担任要职,还出版过多部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

不过这些都不影响黄郛看好冯玉祥。他很早便听说冯玉祥治军严明,能与士兵共甘苦,并叫得出几乎每一个士兵的名字。与此同时,冯玉祥虽然行伍出身,从未受过正统军事教育,却有刻苦慕学之名,思想比较新潮。

黄郛在北方从政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发展革命势力,以便实施“首都革命”。冯玉祥这样的履历和独特风格,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和好感。黄郛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只有少数人做事是不够的,所以必须“任方面”,也就是“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大家分工合作,如此才能做成大事,干出成绩。

冯玉祥显然就是黄郛心目中的“已成力量之人”。

下期关注:精诚所至

·小说连载

若爱重生·周旋 1946

(4)

■文/纳兰香未央

父女相见

十里洋场,繁华奢靡,即使在战后这百废待兴的年代,也显得比山城陪都多了几分洋派和贵族气。

车子停在一座灰色调气派的四层大楼前,沁梅走下车,“淞沪警备师”的牌子映入眼帘。

许若飞将沁梅带到了二楼,走进一个几进递套间式的办公室,挥挥手,让几个参谋秘书样的人离开了,他指着最里间的房间对沁梅低语:“他在里面等你呢。”

沁梅点头,正要转身,许若飞用眼神留住了她,语气有些支吾:“呃……有句话,不知是否该讲?”

“许……副官,你说吧。”

“是这样的,我在外边守着,不会有人进去。我想你和师座好不容易团聚,第一次见面,又是特殊情形……呃,我是说,以后见面容易,可是人多眼杂的,这父女情分以后又不能公开……所以,你还是……总之,我们师座不容易!”这番话他说得磕磕绊绊,爽快开朗如他,也有点脸微红。

沁梅当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也瞬间看出来他和自己父亲的深厚感情,却又不便因此承诺他什么,只好含糊一点头,向里面办公室走去。许若飞也转身离开了。

隔着办公室上端的玻璃,沁梅向里面望去:宽大的办公室里书柜、沙发、地图,样样井然有序,大大的办公桌后面,一个戎装男子正低头读着什么书。

轮廓分明的面部线条,瘦削清俊的脸庞,虽然只见过两次,却早已深深镌刻在女孩的心中。此时最深刻的东西,不是这因机缘而朝思暮想的容颜,却是那身笔挺有形的军服。这是一位将军!你的父亲,如今是一位身着“国军”军服的将军!各

式各样的叮嘱和提醒,多少次心底暗暗思量,此刻都化作了犹疑。

沁梅暗地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情绪,长吸口气,咬咬嘴唇,轻轻敲响了门。父女就这样对望着,一瞬间仿佛千年。往事像闪电一般划过彼此的脑际。江静舟痴痴看着眼前的女孩,几番场景在心底交互凸现:十七年前,在广东某教堂,父女俩今生初次谋面。这次见面是那样尴尬无奈。刚满周岁的小沁梅被抱在发烫沈婉怀中,身旁站着小姨妹沈冰。那时的自己正穿着结婚礼服,旁边是穿着婚纱的娇美新娘。难以忘怀的,除了自己发妻悲痛欲绝的面容、小姨妹鄙夷的眼神外,就是小沁梅懵懂的笑脸,和她眉间的那颗朱砂痣。

九年前,沁梅突然出现在自己小女儿宁兰的周岁生日典礼上,她的手被养父胡文轩牵着,而自己正紧紧搂着小女儿宁兰。只记得小沁梅当时愣愣地看着他,那眉间淡红色的朱砂痣再次刺痛了他的心。

还是在上海,十二岁的沁梅回到了组织怀抱,即将跟随沈冰去延安,他们相约在秘密交通站见面。一共不到一个小时时间,父女单独相处的时间更短。沈冰板着脸给这对父女介绍了彼此的真实身份,女孩在小姨的催促下,怯生生叫了一声“爸爸”。他的眼泪却不争气地流着,似乎是为了压抑住那份悲情,他竟然没敢上前搂抱女儿一下。

眼前这个亭亭玉立的女孩,难道就是记忆中那个细瘦弱小的女童吗?江静舟咬咬嘴唇,抑制住澎湃的心潮,他蓦然看到女孩眉间那颗朱砂痣,有点自嘲地笑了。

血脉相连,心有灵犀,此刻江沁梅心底翻滚过的,竟是相同的情景。

下期关注:压抑的情愫